

作家摇篮

文学之星从这里升起

北京市立第二中学

尹世霖 主编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作家摇篮

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

○尹世霖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摇篮：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 / 尹世霖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

ISBN 7-80146-002-2

I. 作... II. 尹...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选集②中学-
北京-史料 IV. G63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250 号

作 家 摇 篮

——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

尹 世 霖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张 承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1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7-80146-002-2/I · 1

愧聞作者有搖籃者出於藍勝似藍
自古教師多凡品學生當中出狀元

乙中是一所不錯的學校，但我却遇上一名不錯的教師。如果說是清多芳
華，那也是傳統校風，教學風氣所熏陶學育的結果。集中諸君埋頭伏
案長期不懈的努力，開出了文學之花，為母校爭得了光榮，為上代樹立了榜樣

四行如岩數一是字

八歲歲霜潘遜舉敬題



时代的呼唤（序）

北京二中校长 梁新儒

我是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北京二中工作的，一晃就是三十四、五个年头。算起来，我至今的生命历程竟有百分之六十是在二中度过的，对二中感情之深、理解之深也是可以想见的。

北京二中是一所老校、名校，她历来文理兼重，人才辈出，为什么尤以文科享誉全国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上流传的“二中出作家”。

二中的确是所“出作家”的名校，而且自建国之初到今天，连续不断。就以世霖主编的这本《作家摇篮——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所选的24位校友来看，既有50年代建国初期就以“神童作家”闻名的刘绍棠，新作不断惊动文坛的从维熙，又有接踵步入文坛的韩少华、尹世霖、舒乙；60年代的孙武臣、关登瀛、刘震昭；70年代的施亮、李培禹、杨大明；80年代的韩晓征、刘慧军、王蕤；直至90年代后期在校就已出书的朱侃侃、许言、张悦悦同学……真可谓后浪推前浪，代有新人出啊！

“北京二中作家群”这一提法是世霖在二中的一次文学讲座中最早提出的。坦率地说，我在文学方面虽然爱好，却

是“门外汉”，不知这一提法是否准确。但世霖在讲座中列述的论据却是可以服人的——

首先，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本集前5位作家中，就有一位担任过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从维熙），一位担任过全国作协副主席（刘绍棠），两位仍是全国作协委员（从维熙、舒乙），一位是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尹世霖），两位的作品曾被选入国家教材（刘绍棠、韩少华）。至于本集后面的几位，更是上学期间就已出版了个人专集的“小作家”，在青少年乃至文坛有不小的影响。

第二，北京二中作家群从事创作的文学样式广，水平高。小说、散文如从维熙（大墙文学）、刘绍棠（乡土文学）、韩少华（京味文学），文学评论有孙武臣，儿童文学及历史文学有尹世霖，报告文学有陈维伟，还有收入本集的诗歌、随笔，以及未能收入本集的影视文学（李洪洲）、戏剧文学（李才雍）等等。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是在自己所从事创作的文学样式中的佼佼者。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世霖所选的这24位校友正好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阶段，且具有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前8位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的校友，他们的作品深厚、凝重，有相当的力度；中间8位校友经历了十年动乱，上山、下乡、做工、当兵、去干校，他们的作品多是结合自己的职业（记者、编辑）而贴近现实，呼唤正义；后8位校友都是“文革”后的二中学生，他们少年得志，作品中充满青春活力和开放性格。通过这三个“8”的校友作品，的确“展示了起步于二中的作家的成长历程，并折射四、五十年來中国文学的创作成果”（主编在本书“约稿函”语）。

北京二中的办学宗旨是“全面育人，发展特色”。几十

位作家的先后涌现证明了这一办学思想的正确，也是它的成果。历年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十分重视对“特长生”的培养和扶植，像列入本集的韩晓征、刘慧军、王蕤、孟繁聪、张悦悦（以及未列入本集的李泳）……等同学，都荣获过学校颁发的特长生奖状，乃至市、区颁发的金帆奖、银帆奖。当今的时代呼唤功底扎实、怀有特长的青年人去建设，去开拓。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涌现小作家，还要涌现小画家（如本集收入的孟繁聪，刚上初二就创作并发表了韩晓征同名中篇小说《鹅黄色的窗纱》的连环画），小生物学家（如国际奥林匹克生物竞赛金牌获得者刘岳毅），小历史学家（如在校时就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王晓）……

这里，我想提一下本书主编世霖。如果从1953年他考入北京二中高中算起，到本书面世的1998年，正好45年；1998年也是他年届60退休的年头。我想，这本《作家摇篮——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一书正是他此刻给母校的献礼。他1961年从首都师大毕业回到母校任教时，曾书面立下三个志愿：做一个优秀班主任，好的历史教师，业余儿童文学爱好者。我想，世霖的这三个志愿都实现了。这也是他对母校的献礼吧！

一本集子的容量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对未能入选本集的校友我表示遗憾和歉意。

最后，我真诚希望和祝愿北京二中能更多涌现素质高且富有各种特长的人才。

1997. 金秋

目 录

时代的呼唤 (序)	梁新儒 (1)
从维熙 最早的一个冬季	(3)
刘绍棠 村妇 (节选)	(28)
舒 乙 漫飞	(42)
韩少华 序曲	(50)
岳父和他的棋友们	(54)
喝豆汁儿	(57)
尹世霖 和大山攀谈	(66)
将门家风	(70)
孙武臣 新中国的一代风流	(83)
它更愿意开放在田野上	(92)
让诗飞进孩子的心中	(95)
关登瀛 我把那只蓝蜻蜓放了	(104)
野店的童话	(106)

范基公	一个教师和他的“立交桥”	(115)
	桂冠，是这样摘取的	(121)
陈 援	忆师三篇	(134)
	竹歌二首	(142)
刘厘华	野三坡的暖流	(148)
	我心爱的猎马	(157)
刘霆昭	戒毒者说	(172)
	南湖寻踪记	(179)
施 亮	赵骨头	(185)
李培禹	晚霞	(204)
	浩然在三河	(207)
陈维伟	十亿元大骗局的破产	(224)
	在金钱的诱惑下	(232)
杨大明	随笔六章	(239)
	接点“地气”(五篇)	(243)
尹 璞	十七岁诗四首	(255)
	大洋彼岸短诗三首	(260)
	海外求学二三事	(262)
韩晓征	水牛儿，水牛儿	(276)
	侠的异化	(282)
	无题	(287)
孟繁聪	从“儿童画”到“大人画”	(294)

刘慧军	疯.....	(300)
	乌翎狐传奇 (节选)	(307)
王 蕤	王蕤在美国 (三篇)	(319)
	你是我美丽的爱人.....	(331)
朱侃侃	第一辑 小学女孩.....	(338)
	第二辑 初中女生.....	(342)
	第三辑 高中少女.....	(350)
许 言	黑白诱惑 (节选)	(361)
	窗外, 我小小的乐园 (节选)	(370)
张悦悦	让想象奔放的日子.....	(376)

附录	尹世霖
(一) 从刘绍棠到韩晓征	(389)
(二) 又一颗文学新星	(417)
(三) 文学新星在闪耀	(418)
(四) “作家摇篮” 的启示.....	(420)



作者寄语

二中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向我学习，因为在校期间，我不是个高才生，而是其中的低能儿。

这篇《最早的一个冬季》，惟一能对你们有所启迪的，可能只有一点，就是如何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面对困境而不沉沦。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也许比代数中的 $A+B=C$ 还要复杂的多。

仅此而已。祝愿二中的同学们都能在生活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1997年6月10日于北京

主 编 介 绍

维熙兄是本书 20 余名北京二中文学“子弟兵”中的大学长。尽管他在二中时算不得“是个高才生”，但也绝不如他所云“是其中的低能儿”。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他是北京二中作家群中最引以为豪的“大作家”之一。

他 1933 年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小山村。早在 1950—1957 年即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1957 年被划成右派，后又开始了苦难而漫长的劳改生活：挖煤、烧窑、赶车、种田，“成了社会贱民——囚徒”。1979 年重返北京文坛，他率先发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泥泞》……等 17 部力作，因而被誉为中国“大墙文学”之父。他 1989 年出版的反右回忆录《走向混沌》引起强烈反响。1996 年《从维熙文集》八卷问世。

维熙不愧是一位刚正热诚、刻苦耕耘、收获丰硕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其作品以题材领域的独特，生活内涵的深邃丰腴，艺术手段的圆润自如而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欢迎。

本集刊发的这篇《最早的一个冬季》，有维熙在北京二中上学时“女友”约他看电影的回忆，有趣……

·从维熙·

最早的一个冬季

——忆青少年时

—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事隔50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积起三尺高
一个老头儿
弓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怎么能用扫帚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爷爷是个满清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墨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便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当时，年仅10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但他使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会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个是我的叔叔从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搓合。据已年高86岁的老母亲回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唯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为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之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的工作，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癆）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

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赋秉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气——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只金钱镖》、《雍正剑侠图》之类。前年，我小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

《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条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室，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视而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唯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领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